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雷诺阿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雷诺阿传

〔法〕让·雷诺阿 著
付金柱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译 序

雷诺阿（一八四一—一九一九）生于法国中部城市里摩日，逝世于卡涅。是法国印象派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绘画，出神入化，在重新获得的色与线的统一，形与光的统一之中，雷诺阿不倦地歌颂着作为万物中心和不断更新的创造欲望的女人体。

像雷诺阿那样吸收那么多不同风格的艺术家的不多的，然而他却自始至终有他自己的风格。他的早期作品里，可以看出库尔贝、柯罗、狄亚兹和德拉克罗瓦的影响，只是在一八七二年之后，雷诺阿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印象派画家。与其他印象派画家不同的是，雷诺阿不愿画风景画，而喜欢画人物画，特别是喜欢画女人体。体态丰腴，身姿矫健，风华正茂，皮肤白皙的女人体屡屡出现于他的画中，如他的多幅浴女图正是雷诺阿终生孜孜以求的对人体美的体现。

一八八四年左右，雷诺阿放弃了标志他印象派时期的颤动着光的笔触，开始不在户外而是在室内作画。他以光滑的绘画手法和混合的色彩画了有严密的素描的裸体和着装人物。从此时到他生命的终结，他画了大量体形魁伟的女性人物，他的妻子即为此中翘楚。他的这些人物已不再有严密的轮廓线包围着，透明的颜料一层一层盖上去，女性人体那种柔媚婀娜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雷诺阿的艺术发自本能，本能驱使他只画愉快和健康的题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材；少女、儿童、花儿、水果以及少量充满阳光的风景。要在他的任何画里寻找丑陋的东西，联想到悲伤和苦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然而，他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他有着印象派画家的通病，既缺钱又生病，但所有这些都未在他的艺术中显示出来。去蒙马特尔舞厅的青年人，必定是一个苦命人，然而雷诺阿却把他作为一幅画的素材，构成一幅作品，即《烘焙坊街舞会》。这是一件充满诗意和欢乐的作品。他就这样背向着丑陋和贫困，不画它们而只画幸福与美。

雷诺阿一生都在追求着美好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令他心醉神迷，他也一直创造着美，让世人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美的愉悦。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我，一幅画应该是一件使人高兴、快乐和美丽的东西。”

这本《雷诺阿传》的作者让·雷诺阿是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次子，为法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由于作者与画家的这种特殊的父子关系，生活在画家的身边，对老雷诺阿的生活和他身边的人接触最为直接，所以可以娓娓道来，真切可信；作者还经常得到老雷诺阿的耳提面命，对画家的创作和艺术追求有着独到的体会和见解，更有助于我们掌握雷诺阿的艺术魅力。看完这本《雷诺阿传》，一个作为父亲、丈夫和艺术家的雷诺阿的丰富形象将展现在你的眼前。

本书是根据让·雷诺阿的法文《雷诺阿传》节译而成的。

第一章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一九四一年生于里摩日，他的祖父弗朗索瓦·雷诺阿一八四五年死于该城。他祖父生前宣称自己出身于贵族世家，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被一位木鞋工人收养，取名雷诺阿。拿破仑失败后，国王于一八一五年重登宝座时，据说弗朗索瓦赶到巴黎，向负责审理被大革命剥夺了贵族身份案件的委员会陈诉，却被打发走了。他试图向国王路易十八请愿，可是陛下的卫士把他赶出了门外。这个故事在我们家族中莫衷一是。我祖父本人并不那么尊重贵族的称号，但他在圣德的岳父母对此却深信不疑。是否有希望收回富饶的土地或许是他更关心的问题。可是他相信不经过斗争，土地的占有者决不会轻易松手。要斗争必须付出代价。后来当我出世以后，当我们去鲁佛西看望隐居在一间小屋里的祖父母时，这个问题有时又摆到桌面上，我姑妈丽莎的丈夫夏尔·勒莱想跟我父亲开个玩笑，我称他为“侯爵先生”。雷诺阿充耳不闻。更能吸引他的，不是家庭中的笑话，而是法兰西岛上的阳光和树木。上帝早就给予他在适当时候的充耳不闻的宝贵天赋。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心不在焉，而实际上这是他具有选择感受、切断一切他认为无用的联系的本领的体现。他迥然不同于一个白日做梦的人。应当说，他的梦想是建立在对生活的敏税的观察上的。他把这种观察局限在几个明确的点上，以便更有利于洞察现实。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里摩日一位名叫亨利·雨共的作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雷诺阿诞生纪念日之际。在《里摩日人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画家与他故乡间关系的有趣的研究文章，这些关系差不多完全限于他在那里诞生这一事实。我在这里摘抄了雨共著作中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弄清我的家谱。雨共先生非常熟悉里摩日的风俗民情，并且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现援引如下：

我们现在一下子跳到了我的研究报告的倒数第二章，即有关婚姻这一部分。法兰西共和四年霜月二十四日（1796年），居住在里摩日“平等”分区科隆比埃街以制作木鞋为职业的成年公民弗朗索瓦·雷诺阿，与已故木工约瑟夫·雷尼埃的合法次女、女公民安娜·雷尼埃结婚……第一证婚人是位朋友，另外三名证婚人是新娘的亲戚。

雨共先生在圣米歇尔·德里永堂区教堂里毫无困难找到了安娜·雷尼埃的洗礼证书以及有关她家的很多其他资料，但他为弗朗索瓦·雷诺阿造花名册时遇到了困难。上面提到的结婚证书上无法提及新郎父母的名字。当他徒然地查遍里摩日及其近郊所有堂区教堂的登记簿的时候，他的注意力突然落到了一位名叫勒诺阿的神父身上。这个神父在大革命前与总医院有关系。我百分之百懂得，这两个相似的名字，这几乎是一致的谐意，“勒诺阿”与“雷诺阿”如此和谐的同韵，为什么会引起这个研究者的好奇心，尤其因为他在以前早就查到过一个当法官的勒诺阿，是那位法官于一七九六年为雷诺阿夫妇完了婚。既然容许为构成我们宇宙的元素去分类而想象出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方法，那末为什么某些方法不可以靠声音而非得用概念来区分呢？我父亲原对所谓“智力”持怀疑态度，所以他很少能

应允这种想法，而雨共先生的反笛卡尔主义的热情也得到了补偿。他在勒诺阿教士主持宗教仪式的医院教堂的登记簿上看到了下面一段话：基督纪元一七七三年一月八日，我给一个新生的弃婴洗礼，并且为他取了个弗朗索瓦的名字……”雨共先生从他的发现中引出以下的看法：根据习俗，没有出生证的弃儿只能给取个小名，以后他的绰号常常借用他养父的名字。在里摩日，有些人姓雷奴阿，这样，有人大概随便给弃儿取了雷奴阿这个姓名，出于何种原因则不得而知。

二十三年以后，即一七九六年，弗朗索瓦要一个名叫安娜·雷尼埃的姑娘为妻。婚事书记员记下了雷诺阿三个字，仅靠听取了简单的口头声明后承认了丈夫的姓名。这对夫妇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他们自然不可能发觉拼写上的错误。于是，随心所欲的书记员为我们家创造了一个合法的姓氏。

下面是渥拉尔在他的大作《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身世及其作品》第二章开头说的一段话，他是用雷诺阿的语气说的：“……我母亲常对我讲，我祖父出身于贵族世家，恐怖时代家破人亡。他是个被人捡来的孩子，由一个名叫雷诺阿的木鞋匠收养。”我非常欣赏渥拉尔这本著作，但是我们也应当把它当作福音书。首先是因为雷诺阿有时喜欢“威迫”画商，其次，更为重要的，因为渥拉尔生活在幽闭的梦幻中，是个幻想大画商。我父亲评价这本书时常说：“很好，这是本由渥拉尔撰写的有关渥拉尔的书。”他似乎觉得，写有关他的传记那简直是一种幼稚的游戏。他说：“如果这件事能使他开心，那我看不出有任何不当之处。”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反正没有一个人会去读这本书。”在这方面，雷诺阿猜错了。

有关雷诺阿对遗传的某些说法至今仍犹在耳畔：“孩子出生后，是父亲造就了孩子。可是在他们出世之前，还有不可胜数的各种影响，那是无法找到踪迹的。莫扎特的天才或许来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自公元前一个听了芦苇中的风声而感动的希腊牧羊人的身上。当然，我是想说值得继承的那一部分遗传特征。有关风湿或茶花式大耳朵的问题，人们总可以在祖辈身上找到原因”。他又说：“相隔几代，人们可以培育出一匹赛马，然而制造德拉克鲁瓦的诀窍还鲜为人知。”又有一次在谈到他的看法时还说：“父母的作用在于聚集一些神秘的力量，不仅是人的力量，而且还有森林、大海的力量，艰难的和安逸的生活的力量。”最后他下了个结论：“李子核里长不出苹果来。”可是他又马上改口修正了他刚才的断言：“被波西米西人拐走的王子也会像波西米西人一样偷鸡摸狗，孩子的优缺点大多来自养育他的父母……不过也许在他偷鸡的方式上还保存着王室的某些东西。”

弗朗索瓦婚后在里摩日定居，当一名木鞋匠。这对年轻的夫妇一共生了九个子女，长子列奥那尔生于法兰西共和历第七年穉月十八日（1799年），以裁缝为业，周游列国。他于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圣德与一位专做连衣裙的女工玛格丽特·梅尔莱结婚，后来定居里摩日，所生子女前两个早年夭折，以下是亨利、丽莎、维克多、我的父亲皮埃尔·奥古斯特以及出生在巴黎的爱德蒙，共有七个孩子。下面是雷诺阿出生证上的正文部分：

列奥那尔·雷诺阿，裁缝，现年四十一岁，住圣德·卡德琳大街，于今日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前来市府，当面向里摩日市长先生的助理展示了一名男性婴儿。该男婴由他现年三十三岁的妻子玛格丽特·梅尔莱于当日清晨六点在家中所生。他们为这名男婴取名为皮埃尔·奥古斯特……

我曾祖父于一八四五年与世长辞，我祖父随即迁居巴黎，其时我父亲年仅四岁。他在首都长大成人，对在里摩日度过的幼年时期的回忆很快已经消失。雷诺阿总是把自己视为巴黎人。在那个时代，罗浮宫前面广场的出口处不是杜伊勒利宫花

园，它是被杜伊勒利宫挡住的，该宫已在巴黎公社时期被烧毁。如今这块空地上一年四季繁花似锦。可是奇怪的是，在一八四五年那个年代，那地方房屋栉比鳞次，阿尔冉斗依街穿过中央一直延伸到河边，这些宅宇的断墙残柱，以及纹章的遗迹，足以证明他们当年出身之高贵。其实是由华洛瓦人在十六世纪建供皇家卫队中比较显要侍从的家属居住。最初高贵的主人早已让位于不太走运的继承者。我祖父就是在这些屋宇中租了一个套间，与他全家定居了下来。

人们会暗暗发问：国王们怎么可能容许这么个低贱的邻居几乎住在他们的鼻子尖下呢？在这整个区内，小胡同纵横交错，别具匠心。内衣都晒在窗口，而厨房里飘逸出来的又可以揭示居民的籍贯。我们今天依然不难去想象这最后一个特征。社会的进步没有促成法国烹调标准化。在巴黎，从锅里冒出来的热气可以向过路的行人表明，这是勃艮第人在用五花咸肉煨红菜豆，抑或是普鲁旺斯人在做蒜泥蛋黄酱。

我父亲从皇族对待来自民间的这些嘈杂声和对气味的毫不在意的态度上看出，“资产阶级之前”的风土人情依然残存着。“民主制取消了贵族的头衔，而代之与十分幼稚的荣誉称号”。他对现代都市被划分成贱民区、资产阶级区和工人区等这一现象表示憎恨。“他们把美丽的城区搞得阴森森的”。突然他又愤怒地说：“我宁死也不愿意住在巴希。”在他看来，巴希是某种替罪羊。“首先，巴希不是巴黎，它是建筑在巴黎门口的一座巨大的坟墓”。他谈起过一位前来求他画像的女士，他拒绝了，因为“她可能是巴希区人”，仿佛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

“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利普并不觉得住在老房子里的这些邻居妨碍了他，并不那么自负，而雷诺阿一家人则认为亨利国王的后裔为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区里的顽童很快接受了这个小里摩日人，而且容许他参加他们的游戏，其中最受欢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迎的游戏要数“宪兵和小偷”。罗浮宫的院子里玩的这种游戏总要引起喧哗声和混乱的。一大群儿童总是常常撞在宫廷卫士的腿上，卫士们去找大人，请他们管好自己的孩子。母亲们出来干预，随意打几巴掌，一场意外事件总算告终，然而新的哭叫声又响起来了。这时杜伊勒利宫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位高贵的夫人示意孩子们安静下来。这些顽童好像一群贪婪的麻雀，迅速地聚集在窗下。于是又有一位淑女出现在窗口，向他们扔糖果。她徒然地设法用糖果去换得片刻的宁静。这位淑女就是法兰西王后。水果糖一发完，陪同王后的贵妇关上了窗子，玛丽·阿美丽王后回去做家务去了，而小淘气们又开始玩耍起来了。

父亲于一九一九年离开人间，早在四年前我已在空军里获得了驾驶合格证，当时我们对贝达大炮的连续性炮击，对空袭以及对瓦斯都已经有所了解。乡村人去楼空，农民都跑到城市里去了。我们眼下见到巴黎效区那种恐怖场面其实那时就早已存在。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巴黎市民吃的蔬菜来自法国南方，甚至来自阿尔及利亚。父亲觉得乘汽车从尼斯去巴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们家买了一辆汽车，一趟旅行需要两天。雷诺阿已经安装了一部电话。他做过麻醉，动过手术。法国人对足球着了迷。市郊可供跳舞的小咖啡馆已被舞厅取代。共产主义革命发生过。排犹主义存在着。我们家买了一架电唱机和一架电影机，我弟弟常为父亲放电影。我们也有了一台方钻矿矿石收音机。报纸开始对青少年吸毒趋势的增长表示惶恐。离婚已经不是新鲜事。人们在谈论人民有权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的问题。石油对整个世界起着决定性影响。有人在侃侃而谈一个名收弗洛伊德的人。心理学成了热门的科学。同性恋越来越普遍。妇女时尚剪短发。家庭主妇乐于食用瓶装罐头食品，甚至有人说：“罐头豌豆比新鲜豌豆要好。”征收所得税制度已经实

行。护照是必不可少的，服役是强制的，教育是义务性的。老一辈先生就青少年问题作讲座。吸烟者抽现成的香烟。十几岁的男女少年袭击迟归的行人。马路铺上了柏油。我们家里安装了暖气、冷热水自来水管子、煤气、电灯和浴室。

从幼年的雷诺阿在罗浮宫的院子里有滋有味吃着阿美丽王后扔下的糖果，到他儿子坐在他的汽车的驾驶盘前奔驰在法国南方的大路上，前后相距一个遥远的空间。我父亲去世时，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人类开始想到，他们可以摆脱神的诅咒去实现他们第一个严肃的尝试，亚当的子孙将打开人间天堂的大门，科学将使他们无需挥汗如雨地去争取面包。

我和我父亲有时候试图去确定从“用手”的文明过渡到“用脑”的文明的象征性界线。雷诺阿承认从用燧石制作的第一个武器到赫兹波的运用，其间的进步是逐步演变而来的，但他突出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发明了管子以后，科学才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我们都是见证人。

管子给我们输送来了水、液体和煤气，其中有些管子是蒸馏管，可以蒸馏酒或大麦。在蒸馏管发明之前，我们只能陶醉于畅饮天然葡萄酒。有了管子，我们才可能制造火车头，建造浴室，有了管子，才有可能建成蒙马特尔。雷诺阿年轻时期，管子只是开始征服世界。工厂生产管子不是像人们生产意大利通心面那样以米来计算的。蒙马特尔村里只有五口井，饮水人数有限，所以它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那时，仅仅是个失落在蔷薇花丛中的美丽的小村庄而已。随着管子的发明，人们引水上山，山上盖了许许多多高大的灰屋——为满意的“蚂蚁群”准备的牢狱，蒙马特尔变丑了。我出世晚，无缘为自来水、煤气灯和三星白兰地的发明而雀跃。我把巨变归咎于我们正在忍受的一九一四年大战。为了使我的论点站得住脚，我向父亲讲了一个与我受伤有关的小故事——因为受伤，我和他靠近了。他

听了之后深为震惊。

故事发生在我受伤不久，我在战区一所医院里接受治疗。我周围的五十个伤员和我处于同样的情形。听有些人讲，生活发生了变化。然而我躺在构成我整个世界的大病房中，无法目睹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嫂子维拉·赛吉纳要来探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常严重的事，要不然一个平民百姓是不允许进入战区的。赛吉纳是当时一大名星，她的到来引起的震动，读者是可想而知。医院的少校十分激动，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她。护士们以及伤残并不太严重的伤员匆匆忙忙在宿舍里整理内务。那时正六月，一位慈善的修女送来了一束野花，但她事先向我们预告，说访问结束后，她要把花束还给小教堂。赛吉纳终于进来了，她剪的是短发，穿着一件齐膝的连衣裙。如此的穿戴似乎使我们感到了奇怪，更使我们觉得她是在服丧。她是为我母亲去世而报丧来的。可是这位新人是如此耀目。过了好几秒钟才领悟了她带来的不幸消息。我们离别的那些姑娘都留长发。在我们看来，女性美和发型联系在一起，而现在一个新夏娃却出现在我们眼前。没有几个月，她已经洗掉了奴隶身份的印记。我们的奴隶，我们男人的一半成了和我们平起平坐的人，成了我们的同志。一种时装，只要几剪刀就可剪成的发型，尤其是她对能从事至今一直留给丈夫所做的工作的发现，都无可挽救她破坏了几千年来由男人耐心地建造的社会大厦。

我嫂子走后，大家议论开了：“那个样子她行，因为她是演员嘛……多看看就顺眼了……这在巴黎还行，但是我相信在我的家乡卡斯台尔诺达里，我母亲和我姐姐都不会……”

和我邻床的一位来自樊戴旺的农民若有所思的说：“假如我回家时看见我老婆这个德性，我非得在她的屁股上踢一脚不可？”我在影片“巨大的幻想”中引用了这个故事。我父亲对

他儿童时代居住的房子比喻为“口袋里的一块手绢”现在对它还记忆犹新。“巴黎的街道就是我的家。那时还没有汽车，大家都可以在街上闲逛儿……”

雷诺阿的小弟弟爱德蒙出世后，换洗的衣服多了，串门的女邻也多了，这就更加缩小了兄弟姐妹们的活动空间。幸好长了亨利被我祖父母的朋友——一个金银匠——收去当学徒。他心灵手巧，几个星期后领到了一份足以使他自己租一间房间的工资。于是我父亲占据了小卧室里的床铺。这个小卧室从前一直由长子亨利和次子维克多共同使用。至此雷诺阿不得不满足于睡在裁缝的“长椅”上，那是他为接待顾客而放在“客厅”里的一张长椅。在那个时代，裁缝都盘坐在一张大约长一米四宽八十厘米的小木平台上，双脚离地约四十厘米，就象东方人那样。雷诺阿父亲的形象还在他脑海中闪现：像印度人那样盘着双脚，身边堆满了布匹、样品、剪子和线团一类东西，红色小丝绒垫用一根黑带子捆在前臂上，上面插满了缝衣针和大头针，只有在接待顾客、吃饭或解手时他才站起身来。在孩子们的眼里，他那菩萨般的姿势好象那么自然，因此当他和他们在家里的饭桌前聚会时，他们几乎惊讶地看到他和普通人一样会走路。工作结束后，列奥那尔·雷诺阿细心地把堆在长椅上的所有的东西收拾好。于是我父亲把搁在大衣橱上面的垫子和毯子拿来铺床，睡在薄薄的床垫上，使人觉得长椅的木板硬梆梆的，但他并不太在乎，她知道棕棚床是属于这个世界大人物的附属品。碍事的倒是散落在地板上的大头针，大头针会扎他的脚，如果早晨起床时忘记了穿鞋的话。我父亲列奥那尔是个严肃而又缄默少言的人，他认为他一生中最要紧的事就是要让他的孩子接受教育，接受一种与他的传说中的出身相般配的教育。他终日劳动，但他为人朴实，收费低廉，因此劳动没有给他换来财富。不过假如我父亲童年时代的印象准确的话，劳动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却为我祖父带来了幸福。

家里的餐厅很小，假如把圆桌的加宽桌板撑起来的话，那饭桌几乎要碰到墙壁。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时，简直不能挪动一步。我的祖母玛格丽特·梅尔莱总是为自己留了个靠厨房的位子。厨房的门是朝院子开着的，特别是到了青豌豆上市的季节。我父亲恨透了这个厨房。一到春天，流动小商贩推着小车满街叫卖青豌豆，便宜得几乎分文不收。当时两个小孩已去当学徒，丽莎在上学，所以只有雷诺阿一个人剥豆荚。整整七十年以后，他还是感觉到用手指剥豆荚时的烦恼。

父母的卧室和阿尔冉斗依街——这个破落区的主干线——相邻。与雷诺阿一家来往的所有家庭的卧室相反，他父母卧室的窗帘不是双层的，因为我祖母喜欢阳光和空气。我父亲至今对这件小事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想我们的房间在二楼，石楼梯，锻铁栏杆，房子的进门较窄，两旁有压榨机螺丝状的柱子，神龛里从前一定有座圣像，也许在大革命时期被捣毁了。这地方的其他居民都不太注意昔日富丽堂皇的建筑，雷诺阿却因能在这样豪华的地方而感到庆幸。他认为，所谓“豪华”并不在于有多少车马随从、奢华的宴请和珠光宝气的情妇，而主要是让你有一饱高质量的艺术品眼福的机会，一件东西只有当它表现创造者的个性时，这件东西才是高水平的。这东西可以是一个雕塑，一幅画，一只盘子或一把椅子；它可以是最简陋的厨房里的炊具，也可以是查理大帝的皇冠。最重要的是要在石头、木头或织物的背后找到设计和制作这件作品的人。雷诺阿甚至这样声称：正像小器的行为和崇高的举动一样使他感兴趣那样，缺点和优点都使他感兴趣。

后来我祖父的生意日趋红火，他在离阿尔冉斗依街几步远的图书馆街租了一间店铺。这样，我祖父终于“收回”她的客

厅。

在继续介绍一个名叫雷诺阿的巴黎街头的顽童之前，我想首先让你们对出现在我面前的同一个雷诺阿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印象。

在我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花园里，厨房的门边种了棵桔子树。每当它开满桔花时，我总是凝视它，闻它的香气。一见到桔子树。我便会想起加涅，而一想到加涅，我又马上想起了我父亲的形象。正是在加涅，父亲在那里度过了他晚年中的最好时光，然后溘然长逝。今天在他的家乡柯莱特，桔子树依然飘逸着香味，老橄榄树也依然如故，青草更能使我们和他靠近。那是穷乡僻壤生长的草，高高的，密密的，除冬天外，一年四季都是灰黑灰黑的，草的品种多极了，其间混杂着美丽的小野花，会使人遐想连翩。这种草和法国南方的草一样，瘦削而又茂密，灰黑但又鲜丽，它的香气不像艾克斯地区常绿矮灌木丛散发的气味那么刺鼻，即沁人心脾，又令人难以忘怀。假如有人蒙上我的眼睛把我带到科莱特去，我相信只要闻到香味，我就立即可以把它一一辨认出来。

橄榄树通常投下淡紫色的影子，这影子总是在颤动，在发光，充满了欢乐和生机。倘若你随波逐流，那你仿佛觉得雷诺阿还在那儿，突然你又会看到，又会听到，他朝着他的画布眨眼，轻轻地哼着一支歌曲。他是整个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需要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看到，那只白布帽奇怪地戴在他高高的脑门上，清癯的脸颊上泛起一阵阵亲切的开玩笑的表情。除了在他临死之前的几个星期外，我们和他一样都已司空见惯了。我、加布里耶尔、我的弟兄们以及所有在他身旁生活过的人，我们对他瘦骨嶙峋的瘫痪的身体都没有一点深刻的感受。现在回首一望，我看得比以前清楚了，很容易作出的比较在困扰我。在阿尔及尔，欧洲人把阿拉伯老人称作“无花

果树树干”。在法国，有些假乡土文人乐于用“葡萄枝”一语去比喻一个弯腰曲背的干瘪老农。这些形象化的比喻是建立在形体的相似之处上的。说到雷诺阿，人们可以作更进一步的比较，可以回忆起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在多石的土地上结出的甘美丰硕的果实。

我父亲具有一个老阿拉伯人的某些气质和法国农民的许多特点，但是，他的皮肤因经常避免日晒和青少年一样白净，这是他和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之所以必须避开阳光的反射，是因为反光“会使人产生错觉”。

他那浅栗色的，近似琥珀般的眼睛，以及他的双手，给初次和他见面的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目光敏锐，经常能把在远方的加涅山谷上空飞翔的猛禽，或者在淹没于草丛中的某一片草叶上爬行的瓢虫指给你看。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人，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地用肉眼去寻找，才能察看到这些东西，他可不一样。一切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不管是近的还是远的，都会突然映入他的眼底。这是他眼睛外观上的特征。至于他的眼神，你想想看，那是讽刺和温柔、嘲笑和欢乐混为一体的表情。他的眼睛里总是含着笑意好象在洞察社会可笑的一面。但是这是一种亲切的笑，一种爱的笑，或许这笑声是一种假面具吧。雷诺阿是个十分腼腆的人，他不喜欢表露自己内心的激动心情。当他赏花、观察天上的云彩或看见女人的时候，他决不会像别的男人一样，去抚膜，去亲吻。

因为患风湿症，他的手变得畸形可怕，大拇指朝手掌心蜷缩，其他几个手指向手脉弯曲，骨关节时常发出格格的笑声，采访的稀客会目不转睛地注视他那双伤残的手，他们不便作出的反映实际上是在说：“如何可能呢？他用这双手是不可能画出这些画来的呀！肯定有什么秘密！”这个秘密，就是雷诺阿本人。我不想对这个动人心弦的秘密作什么解释，我只是试图